

時訓 周書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
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新陽魚不上冰。
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
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
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
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為陽否。倉庚不
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

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口。
雷不發聲。諸侯口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相
始華。又五日田氣化為鴛。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
有大寒。田氣不化。鴛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
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
於桑。萍不生。陰陽愆。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蜩始鳴。又五日虹
蜺出。又五日王瓜生。蜩始鳴。不鳴。水潦淫漫。虹蜺不出。

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新孽偏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

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
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鷹隼化為螢。又五日土潤
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化為螢。穀實鮮落。土
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
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
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
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

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
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
蟄蟲始出。又五日。冰始泮。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
蟲不培戶。戶口靡有賴。冰不始泮。甲蟲爲害。寒露之日。
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
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
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

落。又五日蟄虫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
落。是爲愆陽。蟄虫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
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
爲陰。負地不始凍。啓微之啓。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
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壹天氣不上騰。地
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
之日。鸛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鸛鳥

新

孫鑛曰。烹鉞敏警。不爭文於麗。而短節相呼。頗有
精彩。

置閏

元凌準餘脗日疏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紀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見寅爲歲首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邪抑自此始置也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開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
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
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
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
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一
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漢蔡邕獨斷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五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宋史繩祖學齋占碑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霞。霜剝灰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霞。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官曆日可見。灰琯豈有剝飛一月之理乎。

楊慎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三
松
風
錄

卷
五

五
三
十

潮汐 宋王清臣揮塵錄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詳。倘其間一條云。嘗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

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

葛洪朝說

亦云

地機。翕張。

見洞真正一經

盧以肇曰。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溪。山湧而濤隨。

施師謂僧隱之言

析木

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寶叔蒙濤志

水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

探微宜中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

經合浦郡廉州治南賓而臨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

州恩州往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越州

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

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

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

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

故潮附之以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潮依

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

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魄。

朔而日見東方

故潮有大小

焉。今起月朔。半夜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

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後三刻七十一分。

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

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

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右。

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潮必進矣。或遲。

東坡志林 卷之四 海潮

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

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如山岳奮

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峙。澎騰奔激。勢可畏也。其

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赭。北曰

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

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

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倂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

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停地名屬會稽北望嘉

興大山

州屬秀

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於江澤。

惟泛餘姚小江。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蓋

以下有沙渚。南北亘之。隔礙洪波。感遏潮勢。夫月離

震兌。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經吳乾。潮來稍遲。

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於沙渚。猛怒頓湧。聲勢

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也。宜哉。令

歲令談洽。聞於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必精博。

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

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實錄傳觀之果嘗
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圖並行於世
則知爲燕無疑

本命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必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上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

吳弘基曰
風主八者
條明庶清
明景涼闇
闇不周廣
莫也凡蟲
從風生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
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上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鷺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
介鱗夏食而冬蟄嚙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

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
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
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
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
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爲。盛。虛。是。故。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
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
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

照古坤字
象六斷之
形

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
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
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
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
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以
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
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
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

行猶急也

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何崇曰。真言妙理。素問既深。而此則猶簡。

胡揆曰。理實而奇。辭鍊而峭。

海
東
集
卷
之
一

書
文

三
一
六

觀鄉射 家語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
以聽。循聲而發。亡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
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
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
辭以病。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於矍相之
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

何樂曰酒
中舞祖
話

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
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
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
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解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訖者在此
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
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逮賓

吳弘基曰
下雖分五
段文勢參
差古變

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
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
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
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
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
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賓少長以三終於洗。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履升坐。修爵無筭飲酒之節。旣不廢朝。暮不廢
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貴賤旣明。降殺旣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
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
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
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何棠曰一篇典古大文字。

陳仁錫曰叙次禮文悉成議論後世論贊序跋一
無不備。

唐
林
意
臨

詩
集

卷
三

五儀 家語

哀公問於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
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綢
履紳帶褶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立之所言
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舞軒者則志不在於
食○煮○斬○棄○管○菲○枵○而○歌○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
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

其基曰
是一京公
繫子

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
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
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
規，口不吐詛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
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鑒
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
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

鍾惺曰正
形容賢者
定力不移

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
務多。必審其所繇。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繇之。則
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
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
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然。若將可越
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
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瘼於天下。而不

晏以基曰
不力行以
自定早已
混出

傷於身。道是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究。
財施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
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
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覩者不識其隣。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
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

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
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
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顰皆存而不覩其人。君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夫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
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綯然長
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

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孫鑛曰。通篇步驟雍容。字句精切。或方或圓。各盡其妙。實補經傳所未發。

儒行 家語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
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
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季
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
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
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俗。丘未知其爲儒。

陳吳子曰
與記小異
要各自妙

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數。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

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
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
而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
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
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
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矜之以衆而不懼。阻
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驚蟲
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

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
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
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
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
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
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誦。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

今人以居。古人以訾。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
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諛諂之民。有此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
不。忘。百。姓。之。病。先。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
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
方。而。毛。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
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德。君
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

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
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
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
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
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
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

何棠曰語
秀傑宛樂
令諸人口
中出也

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
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
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
不閤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
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
復以儒爲戲矣。

孫鑛曰。鋪序如賦。言亦各用韻。

陳溪子曰。忽入深處。妙在連居。今稽古亦屬憂思。然則彼嶽嶽人世。不屑諧俗者。宜好立異哉。憂思近之耳。非大儒不能行此言。此。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

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

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鍾惺曰。當時侯王公子。俱名好士。而真儒名世。匏落無容。葉公之龍見真反。怖耳。

史記卷之

三

四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
如魯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
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
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
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東坡先生集

卷六

四一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宋吳枋野乘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圖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圖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知。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免。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三
才
圖

三
才
圖

屈原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
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
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竒服冠
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問蒙讒負譏遂
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
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
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詞甚俚原因棲玉筍山

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倂。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宥日。必以筒貯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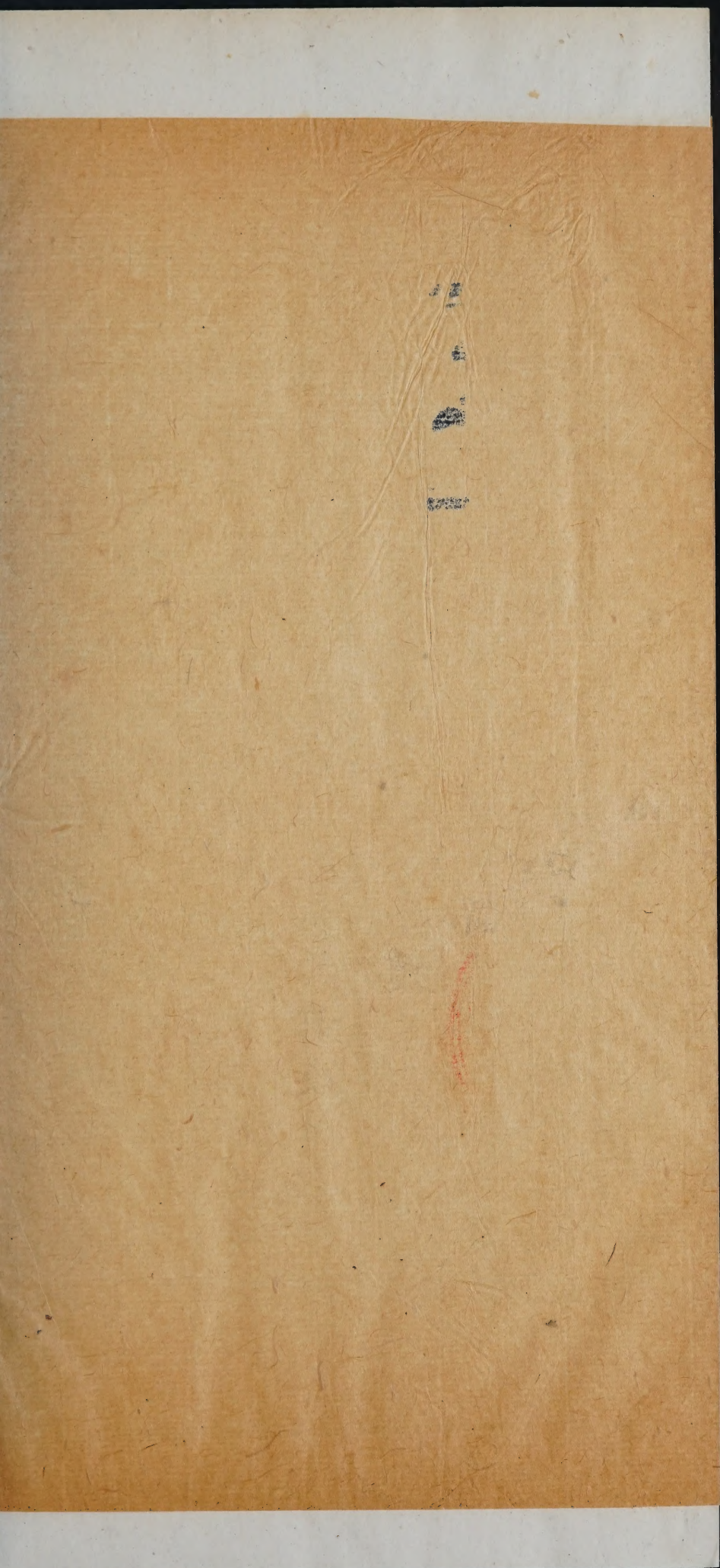
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
稱三閭大夫。謂曰。閭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
所竊。今有惠。可以楸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縛之。此
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糴。并帶絲葉。皆其遺。
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顧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
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
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
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櫛衣石尚存。

時○當○秋○風○夜○雨○之○時○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
忠○直○兒○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
魂○鬱○而○未○散○故○驚○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仿○彿○
占○斷○於○江○潭○畔○蕪○葭○白○露○中○耳○

徐楨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爾時高○
吹○九○歌○招○隱○酌○一○樽○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金蟠曰○吳投子晉於江○吳人謂為水僊○楚逼靈均○
於江○楚人亦謂水僊○其思慕致耶○邠忠鬱之氣當○

甬也。夏丘門蕪江潭。猶昨所謂主玉之頭。不如死
士之隴。嗚呼傑哉。



騷篇 孔仲平

茅坤曰以
比取九意
亦是

楚辭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
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
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
王逸註九辯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
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也。二家
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於天。
言獻美人於大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
帝也。

史合長新

袁文

五十四

昔彼九宜。是爲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况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玄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鐘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歸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鍾惺曰。考據淹雅。從詩入騷。從騷入樂。璧合珠連。得論古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辯騷

梁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
翥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
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驎。則時乘
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
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
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
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
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
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者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
譬讒邪。此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
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
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鴛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
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疾之志也。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
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詰則

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鑠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輒古辭來切今驚
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弭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

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
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
其衣被詞人。豈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
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艸。若能
憑軼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
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鍾惺曰。驚材絕艷。風雅之鼓吹也。推評屈子。不阿。

比。於。衆。家。知。已。之。感。意。在。斯。乎。

古文字通稱

宋孔仲平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耆是也。北狄
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居於北蠻是也。二
典可以爲謨。馬融曰。受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
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遠。唐書倭戒是也。
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
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
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匈奴不止於自乞也。

與人亦可稱勾。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勾諸宮人。注。勾。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寫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吳弘基曰。是一則雋永小類書。開人嗜古之懷。引人作新之路。

史記卷之

音文

帝謚

恭慈獨斷

遠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夫慮慈民曰定。

知過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寢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億。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

壅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蕪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場。

急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殷曰祈。

藝文終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史記卷之八

書

六

史拾衆斷 古抄

明 吳弘基纂

偶覽芥隱筆記載王荊公常夷甫誌文石可泐也
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爲再抄而後
掛之抄謂石解散也予曰古說零星聚聚散散安
得長吉錦囊數萬件區類收束勢不得不解散於
人間之耳與目揲衆古之餘資成一端之璞迷猶
之曰古之抄也云爾

鄭玄曰德合帝坐星者稱帝

尚書旋璣鈴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應劭曰黃帝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緇雲秋爲白雲冬爲黑中爲黃

史記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

按書跡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

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

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

地最高故在後也

鄭玄曰兩河間曰冀

烏孝鳥武王能卒父業故烏瑞臻赤

楚漢春秋云虞美人和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
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
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太子洗馬荀子冀家中以龍銅甌作食歛鳴李尤美
甌銘曰羊羹不偏駟馬長驅

計九州之別壤。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
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類天子之學。故曰類
宮。

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一本
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鹽玉豉
堯韭舜華論此也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
子賁河南策賁則云堯韭未儔姬歌非喻又以堯韭
對姬歌固曰堯韭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義後見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
為韭感百陰為菖蒲焉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

史記集解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敬。嚏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少室之山。大竹堪為釜甑。

出無明書

古者劍在左。刀在右。鈞在前。

天廩食神明。均名豆神名靈。殖姓藥。麥神名福。習。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

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陽尼。島尼。菜尼。

並作尼。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同也。又按左傳

魯哀公。諒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

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

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

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唐回紇傳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為兄弟。今為半子。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羹。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

今之巧宦者謂之錯。班固云。商鞅按三術以錯孝公。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雲橫。豆沙漠上。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向。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或。有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蚤之一字。僖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

新豐故城
在雍州

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爲郭公。豈此物耶。

漢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問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羊。酤酒賣鷄。蹴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周穆王滿當作繆。當與秦繆謚法同。

如淳曰。春秋傳曰。涓人疇。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

門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
主居中涓潔也亦主通書謁出入命

杜預曰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
化

于寶三日記云微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
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
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繇是得幸。繇曰拳夫。
人。後居鉤弋宮。繇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螢手得一
玉鉤。故號焉。又括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
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
但存絲履也。宮紀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
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

括地志云。昔秦欲伐蜀。路無繇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于後。僞言此牛能屨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王氏之
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

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韓非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一紫

墨子曰公輸子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至於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
般詎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
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
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而
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

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蓋以術枚氏而得姓。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漆其頭為飲器。大宛傳：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飲器，卽子也。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呂氏春秋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

持衣與豫讓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無禮，乃求歸。秦主為机，置之橋，欲以陷丹。過之，蛟龍捧輦而機不發。

又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乃仰天。

翼鳥頭即白馬。生角。

田光答燕太子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所謂恣所欲。以順適其意也。

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
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
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擬逝者歌
之

魯連子云齊辨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
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叔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誦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吾聞

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
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
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集鳴。
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
謂徐刼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內宮。出春秋後語。

洪內翰語。請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千歲。此
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暖成式雜俎。天山有

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戈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北山移文有鶴書。赴隴管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與瓦竈。則必旌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

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

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對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主。有外為交以割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為先
達者。相收。管仲乃逆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亟戚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

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
虜自賣，裹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行三十里，繫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古
初
終

